



轻与重

68

马刺

尼采的风格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成家桢 译

姜丹丹 主编



Jacques Derrida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主编

马刺

尼采的风格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成家桢 译

Jacques Derrida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刺:尼采的风格 / (法)德里达著;成家桢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7966-8

I. ①马… II. ①德…②成… III. ①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3484 号



VIHOP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马刺:尼采的风格

主 编 姜丹丹
著 者 (法)雅克·德里达
译 者 成家桢
责任编辑 倪为国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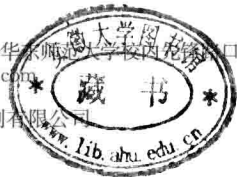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阅书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5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966-8/B·1140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决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译 序

正如阿格斯蒂 (Agosti) 为《马刺》所写的导论里暗示的那样, 应该将德里达的文本保持在分裂、繁殖、解体、交叠的状态之中, 这个状态通往友谊之未来……

这即是说, 德里达与尼采, 展开与闭合, 我们对此无话可说, 但有无尽的书写, 因为他们都交织在当代法国思想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回应, 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试着追踪德里达论尼采的痕迹。

早在二战期间的四十年代, 巴塔耶就写作《论尼

采》(*Sur Nietzsche*),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无神学大全之中。不过,他对尼采的阅读则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同的还有克罗索夫斯基——他的作品《尼采与恶的循环》(*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一直要到1969年才出版,比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晚了整整七年。同一年,布朗肖出版了其理论文集《无尽的谈话》(*L'entretien infini*),在谈及虚无主义的反思时讨论了尼采。德里达紧跟其后,从1972年关于尼采的研讨会的发言中发展出了《马刺》这一文本。这是法国人阅读尼采的历史,是法国思想家们关于尼采的写作的历史。但是,这是何种历史?德里达的尼采又处于其中什么样的位置呢?这是我们追踪《马刺》的关键,而为了这个关键,有必要去绕一下远路。

在巴塔耶那里,尼采总是和普遍经济学因而和耗费、生命、出神(*extase*)、冒险/赌博(*mise en jeu*)有着潜在的联系。永恒轮回意味着一种永远求机运(*chance*)的意志,这个机运处在由人的理性制作的必然性的对面。这个对立同样出现在巴塔耶阐明其

宇宙论的《天体》(*Corps célestes*)一文中:人类与宇宙的对立。另一方面——而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巴塔耶在讨论黑格尔的时候将他放置在了人类知识的那一边。在巴塔耶看来,黑格尔描述的绝对精神之运动的辩证法不过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一个通过作为死亡的否定性而达到的历史之终结。然而,在宏大的宇宙运动中,人类这一渺小的封闭性将会显得可笑。尼采的意义就此凸显了出来,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怎么关注过黑格尔的思想,而马克思也仅仅只是在他谈论末人的时候以社会主义的例子一笔带过。也就是说,尼采的意义正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黑格尔的思想,他提供了无限游戏、永恒生成和不可能性等维度。究其根本,这一维度建基于尼采对于上帝的判断(我们此处无需再重复这个著名的判定了)。换言之,上帝的死亡解放了生存的游戏,我们也就因此可以理解巴塔耶将查拉图斯特拉看作一个嬉戏者的观点。同时,这一嬉戏恰恰又应和了巴塔耶自己关于无神的神圣这个观念。总之,巴塔耶将尼采呈现为一个在虚无主义背景中谈论生

存问题的思想家。然而,德里达的尼采则是巴塔耶超越黑格尔的那一部分的尼采,即巴塔耶在书写的狂暴中体验到的尼采(这一点在下文会再次被触及)。

克罗索夫斯基则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巴塔耶的命题,也因此某种程度上同德里达产生了联系。在区分两种经济学的地方,克罗索夫斯基和巴塔耶十分相似,只不过前者将之命名为宇宙经济学(*l'économie universel*)。不同之处在于,在《尼采与恶的循环》中,克罗索夫斯基将尼采早年那种文化类型学式的批判(列出了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和苏格拉底这三种文化本质特征)划到一边,而突出了尼采在希尔斯玛利亚期间由身体病痛引出的永恒轮回之思想——思想的思想。身体不过只是诸多冲动(*impulsion*)之偶然汇聚的场所(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所言,大脑、意识甚至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部件),因此,作为统一性单元的身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力量,而力量就是永恒轮回。一切要保存自我的东西在这无限的过程中必然被打破,而只有

放弃一切目的(but)与方法(moyen)的宇宙经济学才是可取的。(这在逻辑上似乎和德里达的延异拥有相似之处:无尽的力量的轮回与碰撞、能指的不断浮动……)

德勒兹在谈论尼采的身体观时和克罗索夫斯基是如此接近,但在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接过了巴塔耶的思路。《尼采与哲学》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黑格尔和尼采的直接对立。前者的辩证法成了一元论的、静止的、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后者的思想则意味着永恒的生成与游戏。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否定性只是为了一个固定的目的、一个终结、一个神,而它的肯定性仅仅是对这一终结的肯定。但是,对于德勒兹来说,尼采的永恒轮回就是生成,其否定性仅在于从它而来的价值重估——用锤子从事哲学,而其肯定性则在于对生成这一无限过程的肯定,是阿里阿德涅和狄奥尼索斯的爱情。至此,我们发现,德里达的尼采与德勒兹的尼采(虽然二者的理论进路不同),一个通过文本的自我解构,一个通过生成,都向着未来而敞开自己,从而指向了不可能

性的维度。

布朗肖则从其写作观谈论了尼采那个超出形而上学的地方。在他看来,尼采那里有着两种策略:第一,将虚无主义的力量发展至极端,那是进行价值设定的超人;第二个策略,则是在这个虚无主义随着生命的自我克服而终结的系统之外,继续展开一种碎片的、断裂的、不断转向的书写。简言之,尼采之所以不是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他通过被自己称作思想之顶峰的格言的形式来写作。这写作是无尽的、无限的,因而是极端的,因而是将临的(*à-venir*)。德里达肯定了这一写作观,也是在这点上,德里达和布朗肖变得极为相似——尼采在这一写作策略中开始舞蹈、变得轻盈、克服重力。

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在阅读尼采、谈论尼采的历史中,德里达在论及尼采时总是和这一脉络中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理论取向,这无疑能够为《马刺》中不那么好把握的内容(文本的拼接、同音异义的语言游戏等等)有所定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德勒兹、布朗肖

谈论尼采时,背后总藏着黑格尔,这当然也构成了德里达之尼采的潜在的对象(尤其在德里达讨论巴塔耶与黑格尔的那个著名文本中揭露出的一样)。但问题在于,这是哪个黑格尔? 答曰:科耶夫的黑格尔——一种以主奴关系中的死亡与劳作为核心的黑格尔辩证法,伊波利特的黑格尔——一种集中于苦恼意识因而陷入异化困境的悲观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二战过后,法国人将目光投向了黑格尔,以获得对再次恢复历史中理性的信心,就像是大革命过后,法国史学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本身一样。而这正是德里达所不赞同的东西。早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中,德里达就已经旁敲侧击地质疑了现象学、辩证法与发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不断后撤因而始终隐蔽自身的发生。换言之,黑格尔也是如此,辩证法的综合总是依赖于对于绝对精神之总体性的预先把握。如此而言,尼采如同马刺一样的风格就构成了德里达针对黑格尔之总体性哲学的最好的解说(我们当然可以将《马刺》理解成德里达面对潜在的老黑格尔的一次

写作实践,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总体性哲学的回应)。

因此,值得深思的就是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对巴塔耶提出的命运般的问题——这问题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德里达对战后法国哲学提出的问题——黑格尔究竟能否被超越?毕竟,按德里达所言,巴塔耶是一个比他本人所认为的更深刻的黑格尔主义者。

这个问题来自于巴塔耶自己对于僭越的看法:僭越不是虚无主义,而是逼近虚无的极限(《论尼采》),它是反复地在界限上来回,它和界限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神圣(sacré)是异质因素打破日常法则的结果,但不意味着僭越之神圣可以不需要法则。这正是巴塔耶表现出黑格尔主义的地方。但是,德里达依然肯定了巴塔耶关于沉思的方法所提出的那一系列游戏、舞蹈、迷狂——正是无神学(athéologie)提供了一个溢出封闭性的无限过程。不过,二者的分歧似乎也就在此:巴塔耶认为,僭越和法则的悖论性关系恰恰是笑的可能性,它无时无

刻不在敲打日常的边界,这是嘲笑,这是泪水;德里达则会认为,僭越和法则无非是延异的痕迹,黑格尔的体系也服从于延异本身。但是,无论如何,德里达看到了巴塔耶的无神学那深渊般的否定性,这否定性连否定神学中的那个不断隐匿自身的神也否定了。这说的是:没有终结。

而尼采,就因此成了德里达的书写对象。因为尼采的风格就像一根马刺(*éperon*),它是一种击打(*coup*),它像匕首一样锋利,像羽毛一样轻盈。不要忘记:尖尖的船头和马刺在法语里是同一个词——*éperon*。于是,作为风格的马刺又是一个深深扎入海洋而破浪的帆船。而风帆(*la voile*),也是面纱(*le voile*)。所以,德里达会说,具有马刺的风格是多变的,它是尖锐的,它是纤长的,它既能穿刺又能格挡,它有时又像一把雨伞。

这一风格就在尼采对女人的讨论中得到展现。可以说,尼采的女人,柏拉图的药。药(*pharmakon*)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女人既是被动的、被征服的对象——真理,也是给予孩子以生命的具有创生力的